



新刊性理大全六十二卷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按漢書光武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都洛陽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畧故能芟割群難克復舊物未及下車首訪儒術表行仁義興起李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惜夫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吏事刻深中興之業未盡善焉在位二十三年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非以十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盡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當貴而不
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
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
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恭。
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
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
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固如是乎？惟其不
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
為憂，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其圖細綱以為
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隳
覽寇鄧賈復按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時偏將軍事
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將軍事復為領

川太守後穎川盜賊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慶道曰所復借寇
君一年乃雷鎮抗封雍奴侯卒圖形雲臺○賈復字文石冠軍人
少好交習尚書從光武為破虜將軍有折衝千里之感后為執金
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封膠東侯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就
弟臨門參政當時力主惟復與鄧
禹李通得參議大事卒蓋剛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曰：茂所以養
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
不遠。集覽賈復按漢書曰：茂，死人父，祖比，自至即守茂，寬仁恭愛，嘗乘
車正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煌不入
境，光武即位徵為太傅，封褒德侯。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
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
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按漢書和帝名肇，章帝太子，十歲即位，母竇太后臨
朝，竇憲專權，謀逆，臣官定謀誅之，由是臣官外戚迭

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起矣在位十七年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與尊

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集覽竇憲按漢書憲字伯度平陵人融之曾孫憲為人專權固宥

性寬厚盡心孝道平徃薄賦民賴其慶稱為長者然憲實憲以啓外戚專權之漸在位十三年

鄧禹按漢書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游學與光武相親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流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禹以前將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

司徒封高密侯參議大車卒謚元侯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

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

天下大計

吳漢按漢書漢宛人勇鸞有謀初從光武擊賊有功累拜

後詞公孫述於成都入戰入克光武嘗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在朝斤斤謹質形於休貌卒謚忠侯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甚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未

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道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

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令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

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

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畧而能有成者**集覽**按三

義封丹陽人治之甥本姓施年十九為山陰令吳呂蒙病篤大帝

問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以然對家卒假節鎮江陵蜀漢攻宜都

然與陸遜拒破之後封永安侯

州刺史現出軍長史按降石勒幽州刺史段匹碑特在薊城遣人

書請琨為內應書為還騎所獲而琨實不知也竟為匹碑所殺

嚴光

按漢書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友

帝即位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去耕

于富春山終身不仕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故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辨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按漢書憲汝南慎陽人安帝朝卒孝廉不就陳蕃常再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於心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致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表裏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按漢書固南郡人少為諸生孝廉辟司徒楊震府即冲帝拜太尉後為梁真所害天下痛惜之

杜喬

按漢書喬村慮人少為諸生孝廉辟司徒楊震府喬正色不飾卒為所害

五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寧卒猶有生

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雀其土也但恨於幾會節身之間處之未盡要是在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卒於朝郎

子杜
一公
節

高陵
一世

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始
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死
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
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其姦
正大義顯其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其雖勢成盛然名其為
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
侍醫等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擗弛其
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又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
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
不知其心之所存哉夫本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耶度固之不自發
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

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家宰理當明義以正
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况無

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之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社喬在九卿中

若懷是見必替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

嗚呼悲夫集覽

胡廣按漢書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父貢仕為

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尉遷太傅廣練達國

弊明解朝章雖無塞直之風屢有補缺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

理問伯始天下中肅有胡公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

優卒謚文恭按漢書商安定馬氏人疎孫永建初表乘氏侯

累進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抑虛已下賢按漢書質帝名續字帝

相穀賤貧綴御門侯不以權盛干法按漢書質帝名續字帝

生里大...

...

...

王為尉中族尋徙桂陽侯王

朱穆 按漢書穆死人五歲以孝稱及仕耽學舉孝廉為侍御史出為冀州刺史部令長聞穆齊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士數十年家無餘貲其祭邑與門人共蓋為文忠先生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不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王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其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不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王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

無異於梁冀其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集覽 漢靈帝中平問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著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遷為待中

荀淑 按漢書淑穎川穎陰人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桓帝朝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尋棄官歸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先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

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

蓋剛木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

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集覽 荀淑按漢書爽叔之子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仕為郎中唐黨

綱隱海上日以著述為事後致起累官司空唐衡之門按漢書唐衡桓帝時宦官誦單超徐黃具暖左官等定議誅梁冀同日封為

外禪中

陳寔 按漢書寔潁川許人隱居好學桓帝時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寔是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公輒求

生皇天全卷二十二

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死志者夜有益止其梁上意此乃子孫訓戒曰不善之人習與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謝罪是遺以納自是縣無盜卒諡文範先生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舌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與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堦者也集覽按漢書張讓相靈帝時宦者與夏禪郭勝十一人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頂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諺其耻之寔乃道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蒙感寔故多所全宥

竇武

按漢書武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心嘉中以掖庭親拜侍中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太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果遇害

何進

按漢書進宛人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徵為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封侯後欲誅宦官不果友為所害與論惜之

北州人豪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矣王甫曹節以臺斯之賤便嬖寵暱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玉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桴鼙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

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參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
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致凶而授之柄卒成移
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夫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按漢書王甫曹節桓靈時臣者桓帝時曹節遠中常侍持節北迎桓帝及即位以定策功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封育陽侯張奐按漢書與獻皇酒泉大父惇為漢陽太守與舉賢良對策第一為安定屬國都尉正身脩德威化大行拜武威太守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

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

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雷具誅

得首惡二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德中即將呂布誅卓詔允顯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允布

走出關事在初平三年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其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等五人舉兵討內亂遷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張柬之等五人於袁州尋遣人殺之

陳蕃 按漢書蕃汝南平輿人年十五開處一室蕪穢不治

一室後舉孝廉累官樂安太守郡有高士周璆蕃為置榻去則懸之為豫章太守待除璆亦然累遷光祿勳後為尚書僕射遷太尉嘗后臨朝復為太傅錄尚書事與竇武同謀誅宦官不果交為所害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推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

闈二也宦者盤據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

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

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未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

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既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

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

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補註渠蓋也言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也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

慰王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激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按漢書苞東武成人靈帝時為遼西太守名振邊俗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貨以擊郡苞率衆禦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踊母遙語曰母歸忠義苞遂力戰破之其母妻為賊所害詔封苞節侯苞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遷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遷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集覽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通鑑漢元年王陵聚黨居南陽既布以衆

歸漢楚招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徐庶按漢書廢長社人嘗薦諸葛亮於劉備及曹操獲其母廢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臧洪

按漢書洪廣陵射陽侯景之子舉孝廉補即丘長倡義誅董卓與袁紹結好紹憐其能以為東都太守後為袁紹所害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甚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易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肯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集覽張超按漢書超東平人初與兄客士多歸之初平初與鮑首舉義兵討董卓有功曹操表鮑為陳留太守超為廣陵太守鮑平初鮑與超有隙因迎呂布以拒操

攻魏超奔劉備留超守雍丘既而鮑首其下所殺操以兵圍超超及自殺表紹按漢書紹女南汝陽人安四世孫中平末為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拜紹為渤海太守不受初平初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衆推紹為盟主紹拒不受為冀州牧建武初為大將軍既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官渡敗績績績憤慨而死曹公圍超於雍丘事在漢獻帝興平二年按一統志雍丘縣各本漢所置今為杞鄉屬開封府

總論

或有問竊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鑿鑿賂醫曹薄醢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

武子 幾於 王允 陳蕃 以仁 為已 任

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倦倦思君，不避艱險，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弃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矣。子曰：所疑審武子事大

際得之，但為遽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審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其易為二公，則其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集覽

武子來學

音託衣橐也。禮音旃。麻也。武子以君在幽盜，故親以衣食為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
左傳：信二十一年夏，晉侯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醫之。治疾而加醢，毒齊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醢而免於死。
左傳：元四年，衛大夫事見信二十八年。東海逢萌，按西漢書逢萌北海都昌人家，貧為亭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掛冠都城門，携其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即位，始還，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

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里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虜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此皆慮慮

績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克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斲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有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余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

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推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九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主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教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收

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起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靡病者之服舟，一旦死，則歸罪於舟，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舟之力使其不服舟，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悔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

周扶持根本漸以圖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嗑祐
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
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
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
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與。若諸君子之不為死
坐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事。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
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實。出於惡其聲之所感
而未盡天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與
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
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

物領
特人
道當
郭有

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
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向。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之過。以此
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
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
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
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
科矣。集覽。提三尺取天下。漢書高帝十三年上擊黥布。特為流矢。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羅之。張步按漢書步琅邪人。更始二年劉永以為將軍。與青徐連
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走步。乃遣吏詣關。詔拜東萊太守。三
年劉永復立步為齊王。步殺漢使而受封。五年詔耿弇討之。復
降封安丘侯。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魏書。按漢書。置隗。西人起兵。
應漢。更始徵為將軍。建武元年據天水。鄧禹承制拜為西州大將。
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六年。及帝遣馮異等破之。置降公孫述。述立
之為朔寧王。八年帝自將征之。置走西城病死。公孫述按漢書述

茂陵人初為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尋稱蜀王建武
元年稱帝國號大成敗元龍與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遂出大戰
漢護軍高平奔陳刺殺之其將延岑以城降番黃石存包桑剛王
閔以謝西域之質漢書光武建武末年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干
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咸官馬武事蜀請攻成之烏
劍抵摩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桑能
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蜀王門閔謝絕西域保全功
臣不復在以其事皆以列侯就第中按漢書中培公魯人少事
齊人淳丘伯受詩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芝師入見武帝使使以
東帛加璧安車蒲輪迎之至則以太中大夫武帝問治亂之事對
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後以病免歸李膺按漢書潁川
襄城人舉孝廉累官青州刺史守令聞風解印綬去後為司隸校
尉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坐黨固免官杜密按漢書密潁州
陽城人為入資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節遷北海相宦官
子弟為令長奸惡者輒捕按之後并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
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郭有道按漢書郭泰
字有道介休人容貌魁偉傳通墳籍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
遊洛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與為友行嘗遇雨中一角墊時爭
效之故折巾角其見慕如此及卒蔡邕為銘墓
碑曰吾為銘多矣惟郭有道之銘為無愧耳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

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

各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享味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

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嫺罵之夫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

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

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

辟光武於馬異或請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

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

臣光武監往事而全功臣集覽逐鹿之勢漢高祖通傳秦失其鹿天

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逐鹿之勢漢高祖通傳秦失其鹿天
長安地漚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蕭何廷尉絳
繫之數日而赦之光武於馬異或請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漢書
光武建武六年馬異治閔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
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三國

漢昭烈

按漢書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怒不形於色手垂過膝顧見其耳靈帝末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贊表為別部司馬數有戰功既而為豫州牧後領益州用諸葛亮為

政建安二十四年殺張魯取漢中諸將奉為漢中王二十五年曹丕篡位帝遂即位於成都在位三年

先主
經權
俱失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

劉琮迎隆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善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將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攷但孔明雖正然盜

去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

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

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孝者皆知曹氏為漢賊

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

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總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

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

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

始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

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止當經理西向宛洛

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

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

元城劉氏謂馬采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
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其方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
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死盡矣故臨死遺令也公曰遺
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清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
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
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詳上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
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
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
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
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温公識高不
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

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有即解散也。其因此歷觀曹操平生
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負枕。噉野葛至尺許。欲飲鴆酒至一盞。皆此
意也。操之負人多矣。然久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明人。使人無害
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集覽武帝遺令。陸
序曰曹操臨終遺令。世子不曰吾歿後。婕妤好妓女。於銅雀臺上施
六尺床。張錦帳。朝夕設飾。遊之。每月朔十五日。輒向帳。設妓女樂
時。登吾銅雀臺。以望吾西陵墓。墓分香。青燭。復漢書本傳。曹操將卒
持姬女而拍掌。指以示囚子曰。已累汝。目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
諸夫人。謂諸舍中。無所為。卒所履。組。實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臧
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矣。夜卧枕負。性
漢書本傳。曹操在軍中。未嘗睡。常以負木為警。枕睡。熟則歌。比則
奔。由是征伐四方。俱無驚動之虞矣。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
盞。傳物志。魏太武哥吹野葛至一尺許。飲鴆酒至一
盞。劉元城曰。揚此聲。以誑人。欲其無害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
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

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子大言耳。此
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授天子。令諸
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
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至而不敗處。却極能料
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御曹操。
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
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
擒關羽。○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其觀之。孫權直漢賊耳。先王
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
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備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
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偶曹

氏。則吾亦初無利害。集見書曰。漢初。匈奴冒頭。破東胡。其餘衆
退保烏桓山。因為布焉。其俗無常。在男女悉髡頭。以為輕便。
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蒙代當拜。則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
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南郡。數進音。龍獲。關羽。定荊州。封零陵侯。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
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取此
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琦。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
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又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
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
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
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

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
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特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
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
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蕪弱攻昧。如
何。曰：弱者蕪之。非謂并蕪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蕪也。昧者乃攻
亂者。乃取亡者。乃悔。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
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
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頭看武侯有儒者氣
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二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
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二不義。殺一不辜。
以利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

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

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蜀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

室。則止也。集覽：宣王按晉書司馬懿其孫司馬炎篡魏。追封為宣

十里。漢諸葛亮。陳涓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在。于此。孫亮按宋鑑
齊高郵人。舉進士。神宗時。修起居注。青苗法。行。亮論其非。時言者
亦以為畿內有追呼。抑配之擾。神宗令亮行視。虛實。亮上疏曰：臣
以言為職。跡察非臣事。默知廣德軍。踰年徙。胡州。累遷吏部侍郎。

除龍圖閣直學士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

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未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

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

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

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

有已食勝下之辱也。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二
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
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
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
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弈棋，有一國手，一國手未
有名，而對之乃低基，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
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
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
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勝下。
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表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
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

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者，在生仲達之朝。以孔明平日
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集覽

淮陰有食勝下之辱，通鑑漢元年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鉤城下
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平，有悔信者，因衆辱之。
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勝下，信執視
之，俛出勝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之。武侯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
龍。通鑑漢獻帝十二年，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初備訪士於襄陽，
司馬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
諸葛孔明，龍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頭
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在
駕顧之。由是請亮，凡三往，乃見之。隆中按一統志，隆中山名在襄
城西，此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嘗隱於此。淮陰既從
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通鑑漢元年初，項梁渡淮，韓信仗劍從之。
既而梁敗死，又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乃亡。歸漢，司馬仲達按規
志，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少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然
有憂天下之心。後受魏武顧命，輔政明帝，時與諸葛亮相拒于五
丈原，亮卒，乃還軍。傳至孫炎，篡魏，追尊為宣帝。龍且尚且輕之，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易與耳，通鑑漢王四年，韓信怨齊楚使龍且
將兵救之，或曰：漢兵遠聞，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以待之。阻

曰歸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淮水而陳信夜令人囊以壅水上流曰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快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官王受其巾帽之辱通鑑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謂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帽婦人之服注帽古獲反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怕之類又古對反續漢書服志夫人緝繒帽釋名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朝通鑑漢後主建興中諸葛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旅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入陣圖至是懿遂行其軍壘漢曰天下奇才也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迎太公之杯畧諸葛亮近伊尹之

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其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躰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炎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王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炎間道出關

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其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各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候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却國全不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量准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見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燕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日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不易取。或問

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

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成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

此便有班駁處。集覽五年為益州牧，治縣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

務行寬惠以收人心。陰圖異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斷斜谷作乘輿，獻帝興平元年，徙成都。卒子璋立為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涪城，以圖璋。上其○義利之大分。武侯

敗十九年，備入成都，璋出降。九十七年。

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

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

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他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

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其當矣。以為略

數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喜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即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必既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入
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
守虜騎復來則來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所勝坐地而莫
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竭使赤子
困於豺狼之吻善傷此耳此見古之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
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集覽後主建興八年丞相亮伐魏率大
軍攻祁山戎陣整齊魏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年并然無聞
畧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其於天水安定鞏昌等郡皆應亮
關中響震魏主知長安遣張郃拒之按一統志祁山在鞏昌府城西十里山上有城極固○孔明失三郡非不
志祁山在鞏昌府城西十里山上有城極固○孔明失三郡非不
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
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
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

養心
之助

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與○孔明擇婦正得醜
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
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
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集覽河南高上黃諱承曰家有醜女黃
頭黑色而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
諺曰不作孔明擇婦正得阿諛醜女○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
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看史策自有
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
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
魏心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婿法而無謀守長安其不之畏這
缺所在只是該載不盡此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
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集覽子午谷按一統志子午
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

里谷中路通南北故各社甫詩故入今居子午谷陰崖結茅

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也里谷間褒

雲谷即此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

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

出在外墻下仕殺之豈可緩一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有

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

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

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集覽按三國志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

強弱利害二其心蓋漢樂平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

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

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

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

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瀆而忘討賊

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

以帝室之胃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

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

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

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也。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

從昭烈入蜀除夷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無事不理諸葛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為尚書即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啖誌志忠雅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舉止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後封安陽亭侯卒益

○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眾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或問魯易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

曰：叔孫通人物汗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上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

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我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

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口得如此做便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慮益謂有忠慮於國恒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亡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其慮者或有所不為而謂善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

心其死亦何是悲又據本傳或乃唐衡之婿則或之失其本心又

矣集覽

柔景文按宋鑑宋初字子存雍山人與兄岸同時奉進士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上御戎七篇察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與歐陽修同修唐書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學士承旨卒諡景文

性理大全六十一卷

終

新刊性理大全六十三卷

歷代五

晉

元帝

按晉書元帝名睿宣帝曾孫或曰母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於惠懷為再從兄弟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明在位六年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

元帝不能中興

曾有中原志牧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

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

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析姦宄之

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豈不輕矣而瑯

祖歆
擊楫
渡江

瑯之入建康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
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象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
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歆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
其請友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
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
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
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具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
君友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
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
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為
君臣之義念國家之難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

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歆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
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
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

集覽

懷帝按晉書懷帝名繼惠帝弟武帝

二十五子兄弟相著存者三人繼其一也初為皇六弟惠帝中壽
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陷洛陽執帝歸平陽尋弒之在位六年
卿之入建康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以卿卿王睿為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安卒以象塵左傳天子出奔謂之象塵不聞
勤王之舉春秋傳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桓將納王狐
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愍帝按晉書愍帝名業吳孝王
之子武帝之孫初封奉王洛陽既陷索綝迎入雍州賈疋等奉為
皇太子已而即位下長安漢劉曜入寇帝出降封為懷安侯尋遇
害在位四年祖歆擊楫渡江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帝以祖歆為豫
州刺史歆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聲琨起曰此非
惡声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比伐之志乃與歆兵干
人不給鎧仗歆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歆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神州板蕩事物紀原云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各通典
於周制方立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始也弼考王嬰古令
通論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美卿帝王之宅聖人
所也故今呼京都為神州蓋本於此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通鑑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愍帝建興四年兩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冒移一四方刻日此征以曹建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試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寬王敦按晉書敦字處仲卿瑯琊沂人少有異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與從弟導同心翊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既而持功疑貳求冒元年謀反舉兵武昌以誅刀協為名大寧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其屍

温嶠

按晉書嶠字太真大原初人父詹河東太守嶠傳學能文風儀秀整為劉琨右司馬奉表江東元帝器之

王導等並與親善後除散騎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温太真晉室名

南軒張氏曰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

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

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于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
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
矣集覽絕裾之事通鑑晉元帝時平北將軍劉琨辟溫嶠為參軍
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
亂不獲歸壘縉紳副之徐元直之事按漢書徐廣字元直出處見
前委質為人之臣左傳僖二十三年策名委質住名書於所臣之
策屈勝而君事之服虔曰委棄其刑
質而若事之示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按晉書榮吳郡人雍孫父穆宜都太守榮神識朗悟
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雖二後拜郎中歷尚書郎廷
尉正後元帝伐江
東以為散騎常侍

賀循

按晉書循會稽山陰人探尚清厲建武初拜太常朝
廷疑滯皆答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制度皆循所
定為常
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
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按晉書安陽夏人顯俊子父喪太常卿安少有重名
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為桓溫司馬
累官尚書僕射時泰負百萬寇淮
肥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

殷浩

按晉書浩陳郡長平人父爽資性介立仕終光祿勳
浩識度清遠三府辟皆不就謝尚輩常伺其出處以
卜江左興亡後徵為揚州刺史陳
讓至五月始受拜仕至中軍將軍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導許之却鑿蔡謨等皆以為不

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

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

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

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

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却鑿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

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集覽 却按晉書

人傳覽經籍躬井龍上吟味不倦為車騎將軍與王導等下壺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參議按晉書諫陳留考城人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謨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後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畧為當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不為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平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

安比王儉只是有此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真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蕪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特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此面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常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蔚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推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

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
 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
 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間雅似亦有
 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舛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
 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集覽**人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
 和初因見巢兵勢日盛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
 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歸田天再造為忠守正功臣
 進爵梁王和幾承襲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為子友珪所弑在位六
 年**王儉**按南宋史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儉綽之子自幼為孝手
 不釋卷年十八解褐為秘書郎齊高帝為相引為參贊及武祚拜
 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
 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即位深倚其才**楊堅**按北史
 孝寬杜陵人沉敏和正涉獵經史西魏時為新陽郡守有政術轉
 晉州刺史移鎮上壁齊神武引眾來攻悉其志力孝寬或拒破之
 後上策平齊進位大司空上柱國**周靜帝**按北史周靜帝大象
 三年隋王堅自稱皇帝遷周主于別宮**周侯**按北史周侯任兼文武及
 聰敏美容儀及長有人志好施愛士仕周封西都侯任兼文武及

文帝命帥兵取蜀以為益州刺史綴輯新邦人夷懷而歸之宣帝
 即位為相州總管及隋文帝圖篡奪遂謀率兵戰敗自殺**陳壽**公
 僕射大學進士封福國公時金人率兵臨江朝論洵懼使伯屹然
 不動指授方畧據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及再相制出
 中外鼓舞都人惟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正**謝安**按史
 謂金陵王完顏亮乃太祖之孫即位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率
 兵伐宋其母諫之亮殺母以懼其眾遂至揚州將士殺之在位十
 二年**坦之倒持手板**通鑑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來朝
 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洵洵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
 甚俱安神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廷見朝士
 坦之流汗沾衣倒持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任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徹之
 與安笑移日却起卧帳中听其言風動帳開安曰和生可謂入幕
 之賓矣溫有疾還姑孰疾篤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尋卒**海西公**按通鑑晉帝奕哀帝母弟桓溫有異圖廢帝為東海王尋
 降為海西縣
 公在位五年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
 吾有而襄河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

謝安
方畧
素定

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詳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

東晉
人物
際

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謝安按晉書玄字幼度會稽人少穎悟與才畧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師百萬詔以玄為前鋒率清銳八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
按晉書玄字幼度會稽人少穎悟與才畧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師百萬詔以玄為前鋒率清銳八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
太元初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
北府兵敵入畏之淝水之戰
按晉書中書監謝安字安之幼子性漁
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桓冲
按晉書冲燕國人安之幼子性漁
素有武幹嘗為兄桓所器重乃舉為江州刺史溫鑿代其任盡忠
王室時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冲乃求出外鎮姑熟及符
堅入寇冲深以根本為慮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軍拒之冲因葉
曰安有廟堂之量不聞將軍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雖遣諸不經
事少年又且寘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往我聞堅破大勳遂慙死

正史

通鑑

二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置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然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回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此一着也

符堅

按晉載記前秦王堅字永固本畧陽臨渭人雅之子轉李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皆其羽翼初封東海王及欲符生遂自立稱天王既而入朝執慈主拜歸晉武帝時入寇為謝玄所敗未幾姚萇龍而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

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隼覽至猛來燕按晉書猛刺人少好李氣度雄遠隱於華山晉桓溫又問猛彼揭往謂荆湘風而談當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一見如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累感尚書左僕射任並將相宰相公平秦國富強及卒堅哭曰天何奪吾景在帝奕太和四年○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肥水而決矣

桓溫

按晉書溫譙國人溫之子家爽有風貌姿貌甚偉尚南康長公主除琅邪太守永和初為荊州刺史滅城有功加侍中大和馬督中外諸軍事長黃城太和中有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為謝安王坦之所抑推卒

三秦
三猛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
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潜

按晉書潜字淵明潯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
屬文字處有五柳白頭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
自解扁舟起知彭澤縣會却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潜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
屣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及宋受禪
性賦詩飲酒以終其身有詩集行世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
抑以其有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
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然切
蹙之病云集覽劉裕將移晉祚晉書恭帝元熙二年宋王裕
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幽帝王以兵守之○張
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受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
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

五四

唐人間事道可辟殺託意寓言得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
八紘九埒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而
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
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既見
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倦倦如
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
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
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
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集覽八紘九埒之外注見前卷
紀遠唐林之節按漢書後
卿瑯人林沛縣人是二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飭行顯名當時仕
新莽封侯王維按漢書維字摩詰九歲能屬詞工草隸善書與沛

細俱以名聞開元初擢進士累官尚書右丞天寶間安祿山入長安執維欲殺之因宴疑碧池以其能賦詩獲宥上元初疾卒于家
儲光義按唐書光義用陽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召入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上於詩所著有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攷而非其安也其稱羨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踐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昭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

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集覽謝康樂之忠按晉書謝康樂世稱謝康樂注見前阮嗣宗之達按晉書阮嗣宗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瑯子容貌俊偉志氣宏放初仕魏累官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天下多故各士少有全者遂飲酣為常司馬昭輔政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將嘗賦咏懷詩八十餘篇元次山之漫按唐書元結字次山注見前卷

靖節
超越
古今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既見其令

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板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之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魯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貴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言於真意委運有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謹謂漢

魏以隆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按北史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群書明識天文歷官著作即魏道武以其所上書常置左右及幸其第多問異事累官至司徒嘗參著作序成國書十卷著作令史閱其知標素誦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其謀刊石立於如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焉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頭在街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誚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伏誅

崔浩
自比
子房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峰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又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

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又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詭疎之國事

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詭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之推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

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

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
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
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
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集覽
周大夫按史記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注見前長沙桓公按晉
書陶侃鄒陽人徙家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歷陽武綴國令有
能名後以功封東鄉侯遷江夏太守元帝時累遷廣州刺史在州
無事朝暮運百箒以自勵後下王敦蘇峻皆有功拜大尉封長沙
公卒諡曰桓桓公按晉書玄字敬道譙國人溫之孽子以恩補太
子洗馬太元末出為義興太守尋遷廣州刺史及平殷仲堪楊佺
期詔以為都督八州八郡都軍事由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後
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顥稱詔來伐玄遂舉兵反入建
康廢安帝為平固王遷于潯陽自稱
皇帝次年寧州都護馮遷擊殺之

唐

高祖

按唐鑑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龍封唐

即帝位 在位九年 以元武德都長安上德王
後立秦二世代為太子傳位焉自稱大上皇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奪鋒

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

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

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

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集覽劉武周按

鷹揚底校尉隋恭帝義寧元年殺郡守據郡起兵附突厥以為定
楊可汗尋僭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戰敗與其
將宋金剛皆走突厥殺之○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

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克據東都竇建德

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

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

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

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驚於外果何益哉集覽按隋書密字

無文武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折節耽學尤好兵書大業初授親

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侯而歸及楊玄感謀反任為謀主玄感敗

乃據興洛倉魏公稱元年取河南諸郡武德初降唐以為光祿

卿封那國公既而失望復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計殺之世宗按

隋書世充西域人為江都郡丞煬帝大業六年以為江都宮監尋

為通守越王侗即位以為納言僕射太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加

九錫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二世民擊降之赦為庶人世宗

按隋書建德漳南人隋煬帝大業七年聚眾為盜十三年稱長樂

王恭帝義寧二年建都樂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取汧倉洛

相深冀易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隋統按通鑑統

後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恭帝義寧元年巴

陵董景琦等叛奉銑稱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借稱帝都江

陵四年命將伐梁銑降斬之世宗按通鑑舉蘭州金城人以隋恭

帝義寧初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未幾自稱秦帝徙都天水改

元秦興唐武德初舉死子仁果立秦王世民來討仁果降斬之尊

立代王按隋書恭帝子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隋室既亂唐公李

淵兵起立侑為帝淵為丞相煬帝

在江都遇弒遂禪于唐在位二年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集覽辭得九錫通鑑隋恭帝義寧二

太宗

按唐書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嘗得天一皆世民之

吉高祖因傳位馬帝聽用人故武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雉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隋父之罪劾有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

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

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

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

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

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為

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

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儉，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集覽：隋父之罪，曾以起兵按通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大原留守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寂私以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竟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事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止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無不從之。」如探囊中物耳。淵從之，乃各募起兵。遠近交集。○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誦，誦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厚覽：誦高德儒之誦，誦通鑑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拔之，執却丞高德儒，殺之。曰：汝指野鳥為鴛鴦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為誦佞人耳。先是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鴛鴦，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牲百段。

薄宇文士及之不忠。唐鑑：太宗貞觀中，上嘗止禁中樹下，愛之，宇文化及從而害之，不己。上正色曰：「魏徵每勸我遠佞人，我未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唐鑑：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士，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封，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諸亮、姚志、蕭瑀、李玄道、蔡元、敬顯祖、特蘇勣、于志寧、蘇士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置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闢立本圖，豫遊息為資，薄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特人謂之登瀛州。○許敬宗按唐姦臣傳，敬宗字廷族，杭州人，注見前。李勣按唐書勣曹州離狐人，客衛南，從高祖，太宗征戰，所至有功，拜同中書門下，最後代高祖破其國，裂其地，進太子太師，封英國公。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即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入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厚覽：五王通鑑：唐中宗神龍元年，賜敬暉等五人王。

爵罷其政事注五王欲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是也○問狄梁公雖後正中宗然大義

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佳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

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

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逆邈做到後來許多不

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鳩殺

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使以此

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

社稷而誅之集覽狄梁公按唐鑑狄仁傑武則天時為宰相封梁

州刺史武后附求一奇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

為格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

漢陽郡王出為襄州刺史卒謚文貞戚姬按漢書戚姬定陶人高

帝微時得之及即位有寵立為夫人生趙王加意為呂○問武后

后所忌惠帝時呂后殺之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氣

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善但當

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

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子奪輕重之間不可告于唐家宗廟廢

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支手耳亦豈是長策以

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社稷何必須立中宗

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

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具存子孫中必選一人以承

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禮順唐祚有大山之安矣

玄宗按唐書玄宗各降其睿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賢樂善助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

溺楊妃之寵致祿山之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

乘與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帝在位四十四年

人主
用相
必要
專一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
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
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
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矣也明皇
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
若加以謗謾之語則崇何從實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
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
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籍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
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
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矣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
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

忠臣
難遇

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
主知奸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倖耳許所謂佞倖者
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
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幸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
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
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
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
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
助之也集覽
按唐書姚崇陝州硤石人父懿貞觀中雋州都督崇少尚氣節長好學初授濮州司倉參軍累遷鳳閣侍郎以張易之譖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誅二張崇與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十事遂拜相封梁國公宋璟與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夙度疑遠武后時為鳳閣舍人遇事直言不顧利害玄宗時拜相務清政刑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中與賢

相璠為首稱按唐書說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
校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
述作多出其手力士按唐宦官傳高力士高州良德人馮盎曾孫
聖曆初季十里閣之以獻武后令中人高廷福奏為子故冒姓高
開元初帝以其謹密善傳詔令故委任焉凡四方奏請皆先白而
後進小事得以專決之肅宗時為李輔國所誘流巫州既而赦還
見帝遺詔北向傳哭嘔血而死肅宗按唐書休長安人父大智洛
州司功參軍休舉賢良權補闕玄宗朝拜黃門侍郎為人肅直偶
事輒諫或謂玄宗曰休為相陛下殊疲於倦上曰朕雖居天下此
矣官至太子少師肅宗按唐書高陵人少好學開元初擢中書
舍人會吐蕃陷瓜州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率兵拒之有功
授同中書門下進兼中書令既而上委擇宰相獨推韓休休亦同
位不合乞歸上授右丞相與休皆罷遷太子太師致仕肅宗
唐書希烈淮西都虞候代宗太曆十四年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
代之加同平章事德宗建中三年自稱天下都元帥興元元年替
位蔡州國號大楚改元武成貞元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之以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陳氏曰開元之
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
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按唐鑑肅宗名與更各字玄宗太子玄宗幸獨卿是
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王皇歸廟其
後制於李輔國此生宮
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

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

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

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又不父

子不子豈非後世之本鑒與隼覽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

肅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中子人爭
效之所僕射中肅宗唐書睿宗名旦中宗之弟初武后廢中宗立
旦為帝七年改唐為周立為皇嗣九字封相王又十年始
即帝位僅三年以太子隆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

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按唐鑑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初藩鎮強盛帝徵前代之失在用將相伐叛討逆威令復張淮西既平驕後浸生未年為宦官陳志弘所弒一言乘發暴崩在位十五年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

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

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

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

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集覽裴度按唐

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策勳封蔡國公加中書令卒謚文中忠度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

德之終始世人稱之

王珪

按唐書珪和縣人性沈澹志量純正太宗朝為諫議大夫善諫諍遷侍中後為禮部尚書卒謚曰懿

魏徵

按唐書徵鉅鹿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後以秘書監參預朝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建唐書李建成高祖長子性驕奢喜酒色

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大弟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小弟元吉協謀傾之不果武德末大白經天見秦分欲殺世民世民射殺之時

年三十八貞觀初追謚隱太子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

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

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

魏亦只是直

馬周

按唐書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貧嗜茶善詩春秋且觀中拜監察御史數不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之未到鳳中嘗必假羽翼服弦之寄父在忠力

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校朕之過矣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二愈鑿與之。有且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按唐書遂良錢塘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人君舉動必書遷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尋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行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當陛下芻蕘之於歸田里後累貶慶州刺史竟以憂卒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諸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未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

謹。使史官不記而應。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

則夫時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少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天子。夫豈嘗好務柔從以陰華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法或不去。歸嚮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按唐書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又中書房學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房午思如房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按為贄所說中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一本於仁義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諱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不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未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事。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此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舉儀。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

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豈剛大嚴毅。

楊綰 按唐書。綰字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侃靜。中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者。後者殊缺。後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首樂減。賜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公重。

耶集覽 大臣損首樂減。賜御。通鑑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咸

坐中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賜御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卒。上痛悼。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生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按唐書。城定州北平人。少好學。無所不通。舉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潛。城常易衣出城。謙恭簡素。德

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為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以論及陽城事。謂求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要有待而為者。

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後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舉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

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易但不可以為法耳集覽裴延齡按唐書延齡河東人天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已肆其說諂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說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時已得君為心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近臣時人側目及一人皆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由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已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者姑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按唐書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萬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

張巡之才張巡之功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

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

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賤賤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尚德行崇維術，鑿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皆理其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侯尚之勢當心也。即父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

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友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

甚人為而致也。

隼

五胡亂華，胡一挂曰西晉之末，稱五胡者，劉淵曰奴也，石勒曰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符氏氏

也。姚氏羌也，五族迭興，據有中原，故曰亂華。玄宗使其子篡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蜀，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庶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使，皇孫淑白上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妻寧汝必得其力，且宜肯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尊馬嵬之命。歲五上乃即位，是為肅宗皇帝，遙尊上為上皇，天帝肅宗使其弟及通鑑，肅宗至德元載，永王陵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璿璣，敗走死璿，玄宗子肅宗弟也。璿武才人，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為才人，注才人，女官名。刺王妃，唐書，刺王妃楊氏，齊王元吉妃也。元吉死，追封集刺王貞觀初，楊氏有寵於上，及長孫皇后崩，欲立為后，魏徵諫止，既

而生子明封曹王使繼元吉後壽王妃按唐書楊貴妃小字玉環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蜀州司方揚玄琰求為女携歸京師進壽王宮册為妃開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稱大真更為壽王娶即將常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稱曰娘子此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册為貴妃贈其父兄三姊皆有才色帝呼為姨封韓魏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貴寵赫然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祿山生日上及妃賜予甚厚又三日召入禁中妃以錦繡裝之使宮人以絲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妃洗祿兒對上乃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蓋歡而寵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頗有聲聞於外上亦不疑既而妃從兄國忠并相知祿山有異志屢言於上不信祿山果反率其從國忠奔蜀次馬嵬六軍皆言禍由國忠逼帝殺國忠及妃妃時年三十八

元城劉氏曰嘗攷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辯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辯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

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

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五公引類

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黨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

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乘而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及指君子

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

髮辯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

也集覽 牛李之徒按唐書牛僧孺韓弘之裔弟進士憲宗時以資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

章事敬宗立封奇章即公終太子少帥○李德裕注見前卷

五峰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

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感

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

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
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
哉又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
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
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
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
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及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虜犯之姦
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石守道
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

入主
致治
之本

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故
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入主欲懲三者之患
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
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
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高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
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
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集覽武惠妃按唐書武惠妃
律開元初鼓選入宮為上所寵進册惠妃其礼秩比皇后及王皇
后廢死上欲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礼諫而止開元未竟追諡貞
順皇○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及害仁也
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
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

主理天卷之三
前卷之命
十四

其惟漢交乎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授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其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內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

理中流出更

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文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帝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集覽 玄宗誅章氏有功通鑑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皇后章氏弒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帝氏并其黨與比皆伏誅罪

睿帝欲立宋王成器成器堅不受通鑑唐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大子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願居平王下上從之

○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湏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其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常子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宜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劫說也其嘗云又非悟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庶

日呼由令我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絕有此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宜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實武陳蕃誅宦者不食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食前誅王甫段穎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集覽 唐昭按唐鑑唐宗各嚴款

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一十二歲政出臣下威令不行藩鎮強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出奔西蜀田令孜等兵逼京城繼奔鳳翔在位十五年昭宗注見前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唐書昭宗光化三年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上日與小黃門啗果食度

日而已呼田令孜為阿父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宦者田令孜有寵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委令孜呼為阿父單超徐璜按漢書超璜桓帝時宦者張讓趙忠按漢書讓忠靈獻時宦者曹節王甫侯覽按漢書節甫覽桓靈時宦者楊球按漢書球漁陽泉州人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遷司隸校尉侍中常侍王甫等奸虐弄權弱動中外球奏收甫等送獄盡誅之段熲按漢書讀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長乃折節好古學與孝廉為司隸校尉與皇甫規張奐並顯名於時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經大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并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詠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厲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必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

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蹇淺也集覽大康之亂按外紀

逸豫戒德敗于有洛之表有窮后非距于河弗得喘失國而崩在位二十九年智囊為家令按漢書景帝為太子時晁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詔為智囊注王幼學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足智筭若襄景之盛物也開博望必賓客史記漢武帝為戾太子築博望苑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慶

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

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光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

漢高祖帝王器度

古英雄之將

生里...

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
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
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
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
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
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翊其既多便有相
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
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集覽
侯君集按唐鑑君集潯州三水人少以雄才見稱及壯數從太宗
征伐有功封路國公李靖討吐谷渾薦為積石道行軍總管進平
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婦女於
有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王安招
致賓客按漢書淮南王安屬王之子少好讀書善屬文善直名畜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之有

七制
三宗

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師淮南子 ○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
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上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
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
耳太宗只是削平湯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
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
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
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
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集覽宣宗按唐鑑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
第十子武宗子幼怡以大叔即位
哉決庶務成當於理恭謹節儉惠民愛物故太中之政人思諫之
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二年武宗名漵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特
選雄謀獨斷專任李德裕削平
亂唐之威令復行矣在位六年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

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暗與道合而聞失之疎惟其詳審
故事爲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